

毛泽东青眼有加之师友
章含之恩重如山之养父
杜月笙奉如上卿之幕僚

章士釗
传



行風先生：
志事喜聚生。為大局
計彼此心同。個別
人情復雜。一時
出為計似

白吉庵 著

作家出版社

章士釗传

白吉庵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章士钊传/白吉庵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4. 8
ISBN 7 - 5063 - 2968 - 9

I. 章… II. 白… III. 章士钊 (1881 ~ 1973) - 传记
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44122 号

章士钊传

作者: 白吉庵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890 × 1240 1/32

字数: 380 千

印张: 14

插页: 3

印数: 001 - 8000

版次: 2004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2968 - 9

定价: 2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引言

章士钊（1881.2.21-1973.7.1）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及学者。解放后历任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，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、第二届代表，及第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，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，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。

他早年参加民主主义革命。1903年在湖南与黄兴等创建“华兴会”革命组织，反对封建专制清王朝。同年在上海任《苏报》主编，并出版《大革命家孙逸仙》等书。因鼓吹革命被捕下狱，后得党人营救出狱，随即流亡海外。

辛亥革命爆发，章于1912年受孙中山之约回国参与革命，任上海《民主报》（同盟会机关报）主编。1913年参加孙、黄领导下的“二次革命”。革命失败、流亡日本，在东京创办《甲寅》月刊，宣扬民主政治，反对袁世凯专权。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，他回国参加护国运动，在广东任护国军政府秘书长。1916年袁死后，国会重开，章为参议员到北京，旋即受聘于北京大学，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。此间，他约李大钊相助，在京重刊《甲寅》。

不久即举李到北大代己为图书馆主任。1927年李大钊在京被北洋政府逮捕，章各方奔走营救，未果。

1920年章在上海参加军阀“南北和会”。时毛泽东同志送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出国，因缺旅费，向他求助，章资助巨款。后来毛泽东曾多次提到此事，表示感谢。1924年章投向北洋军阀，任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、教育总长及秘书长等职，后来在“三一八”惨案中被群众轰赶下台。

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。审讯时，章主动出任律师到法庭为陈辩护，宣称“法律上并无共产党即为犯罪之规定”，要求法院宣判无罪释放。

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，“国共和谈”，毛泽东同志到重庆，在一次宴会上，章向毛谏言：“三十六计走为上策”，劝其早日离开虎穴之地，表示对革命事业的关怀。

1946年在审判案件时，他又不遗余力地以律师的身份出庭为梁鸿志、周佛海等友人辩其汉奸罪行。此举令世人感到震惊！

解放战争后期，南京政府要求和谈。1949年春，章应李宗仁之邀，出任南京方面的代表，两次随团北上，参与“国共和谈”。在会议中坚持正义立场，反对国民党的假和谈真备战的策略，并与邵力子写文章揭露其阴谋。后和谈破裂，他毅然留在北京，参加到革命行列。

全国解放后，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，为祖国和平统一而努力工作。文化大革命运动中，上书毛泽东，建议不要打倒刘少奇，“希望党中央领导能互相团结”。表示了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心与忠诚。1973年以九十二岁的高龄而奔走国事，病逝香逝。此种精神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。悼词中说：“章士钊先生为国家的统一大业，不辞劳苦，鞠躬尽瘁。”

章士钊较长时间担任教育领导工作，除上述任职北大外，他还担任过东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，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等职；他著作等身，著有《中等国文典》、《逻辑指要》、《柳文指要》等；译著有《弗洛依德叙传》、《情为语变之原论》等；论文数百篇，诗词数千首，为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学者，影响较大。

目录

引 言	/ 1
1. 家世与少年时代	/ 1
2. 陆师学堂闹学潮	/ 7
3. 任《苏报》主笔 倡言革命	/ 14
4. 创《国民日报》 为沈荃鸣冤	/ 22
5. 助黄兴创立华兴会	/ 32
6. 力脱党籍为书生	/ 43
7. 求深造 赴英留学	/ 53
8. 弃学从政 任《民立报》主笔	/ 63
9. 参加二次革命 任讨袁军秘书长	/ 76
10. 流亡海外 创《甲寅》月刊	/ 84
11. 回国参加讨袁 任军务院秘书长	/ 98
12. 重操旧业 办《甲寅日刊》	/ 111
13. 闭户读书 执教“北大”	/ 120
14. 南下护法 任秘书长职	/ 129
15. 军政府孙上岑下 章随之下台	/ 139
16. 赴欧游历 寻求治国之道	/ 147
17. 回国倡“农治”说 出任“农大”校长	/ 160
18. 论代议制不适于中国 引起争论	/ 169

19. 反对曹锟贿选 南下任《新闻报》主笔	/ 178
20. 段出山任执政 孤桐入阁掌秋曹	/ 187
21. 学生纪念“五七”国耻 章通令禁止	/ 200
22. 段调章出掌教部 女师大学潮陷入困境	/ 209
23. 万炮齐轰段祺瑞 章士钊被迫下台	/ 221
24. 任执政府秘书长 “三一八”随段下台	/ 236
25. 息影津门 为他人做嫁衣装	/ 247
26. 再刊《甲寅》 营救李大钊	/ 253
27. 第三次游欧 崇尚弗洛伊德学说	/ 263
28. 受张学良特聘 东北大学任教	/ 272
29. 上海滩当律师 为陈独秀辩护	/ 278
30. 受宋哲元之邀北上 出掌“冀察政委会”法曹	/ 287
31. 三十年磨一剑 《逻辑指要》著成	/ 298
32. 观政行都 作诗言志	/ 307
33. 游桂林 大展词才	/ 318
34. 悼念陈独秀 同杜月笙游西北	/ 327
35. 再执律师业 应邀游泸州	/ 337
36. 组党不成 劝君“走”为上策	/ 345
37. 重操律师业 为汉奸案辩护	/ 353
38. 谏言“安定天下议” 为杜祝寿写序文	/ 364
39. 参加“和谈” 两次当代表	/ 372
40. 向毛泽东献“贺年礼” 为国共合作奔忙	/ 381
41. 整风谏言 “物必自腐而后虫生”	/ 392
42. “主席想得真周到” 助《兰亭序》争鸣	/ 401
43. 不要打倒刘少奇 求统一再赴香港	/ 410
后 记	/ 423
附录：章士钊年表	/ 425

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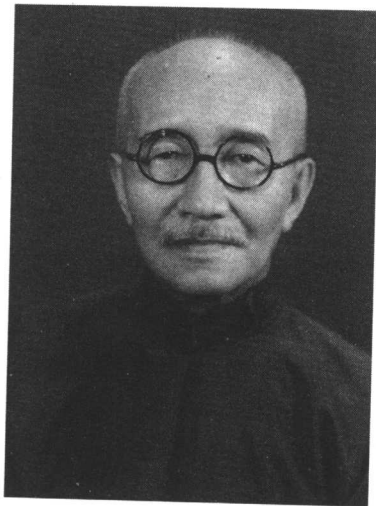
家世与少年时代

章士钊是湖南省长沙县鼎功区唐田乡人，家住唐田乡花门楼。此地原有大瓦房三十余间，是祖上遗留下来的老屋，解放后他们家已无人居住于此。据说此屋在大跃进年代已被拆去另作他用了，现在虽有房屋和住户，但已非昔日景象了。花门楼建筑在一个小丘上，屋前不远处有一水塘，周围有树木和田园，其中也有几户人家，整个环境是在一个冲岭上，地处于两山之间，冲的走向通向一个大坝子。这就是章士钊在他的文章里常说的“家住长沙东乡和佳冲”是也。

章士钊之父名叫章锦，字芑屏。章家世代务农，到章士钊祖父时开始发家，治产业、崇儒学、教育儿辈读书。章锦自幼入学受教，但其性格却不以科第为意，故没有去参加科场考试，由于兴趣之所至，在家研习中医。后来被当地绅士推为里正，管理乡政兼行中医。三十岁以后，章锦感到在乡间无法施展其才能，加上身处湘军极盛、力求向外发展的时期，受此潮流影响，他离开了家庭，独自外出到南京一带谋事，希望有所作为。然而，在异乡飘流了十年，竟一事无成，负债累累而归，幸好他有行医的本领，要不然就变成了一个流浪汉了。

1895年其父病故，章锦闻讯赶回治丧，之后在家守制并未外出做事。从此家境逐渐衰落。两年后，士钊之母也病故了，家庭生活更是困难，如雪上加霜。处此逆境，章锦再次出外谋事，漫游江南一带，但终不得意，不几年又返回故里。

士钊之母刘氏，出自书香门第，幼年受良好教育，通书史，性情温厚，



章士钊像

善于治家，为一族所称道。士钊父出游，家中经济困难，皆由其母当之。至于士钊兄弟入塾读书，所需费用，皆由母亲为人做针线活所得，拿去支付。出塾后，功课皆由母亲授之，常至深夜。据章士钊回忆说：“愚母刘太夫人，其贤亦如先生（此指梁漱溟）之母。幼时讲诵，母课甚繁。愚初习试帖，每就母征典请韵。其时篝灯伴读，夜雨微吟，母子二人相依为命。”^①

从上可见，士钊之母不仅善于操

^① 《甲寅》1卷15号22页“通讯”栏。（1925年）

持家务，在教育子女方面也才华出众，并非一般乡村妇女可相比拟。虽如此能干，但因积劳过度，于1897年逝去。章为了纪念母亲养育之恩，后来取笔名为“卯”，以示永记不忘。其字义为：母亲“劉”氏（劉为刘之繁体），刘为“刂”（刀）、“金”、“卯”三字之组合。今“钊”（指士钊）无“卯”（刘氏也）；告读者钊乃无母之人，以资纪念。

士钊幼年学习生活，除母亲给予教育外，他的兄长士铤帮助也是很大的；因为士铤在堂中为塾师，故随之入塾教。据说，士钊学习，颇知用功，性聪敏，有过目不忘的本领。一次偷看老师对学生的批语，事后一背不误一字。在兄长督促下，进步较快，从此打下国文基础，而与兄长之感情也日益亲切，虽非同母所生，但同样具有手足之情。

士钊六岁时，得了白喉症，父亲外出谋事不在家中，士铤为弟治病，雇轿子把弟弟送进城里就医，而他自己却跟着轿子走了二十余里。这桩事给士钊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内心非常感激！

还有一次，七岁的士钊想吃蘑菇，其兄为了满足弟弟的要求，不畏艰险，爬到一棵枫树梢上，采摘了许多蘑菇拿回来给大家吃。全家人吃了这份鲜美可口的佳肴，称赞不已！士钊晚年还记忆犹新，做诗一首记其事，诗云：

赫赫枫林大菌肥，长兄割取佐家醅。

闲来苦忆儿时事，曾食乖龙左耳来。^①

士铤为士钊父之原配曹氏所生，与士钊是同父异母兄弟，在那个封建意识很浓的年代，弟兄们有如此深厚情意者，实为难得。后来士钊在京城为官，曾将其兄弟接到北京做事，兄弟之情由此亦可见一斑了。

士钊十四岁时，离家到长沙城里求学。在此期间，他买了一部湖南永州

^① 见于《柳文指要》2089页。“乖龙”，传说古木楹柱中所居怪物，或鸱之类，为雷神捕之。“左耳”，古代得禽兽者，取其左耳，当以计功，此借指“蘑菇”而言。

刻的《柳宗元文集》，从此开始读柳宗元的文章，情趣至老不衰。次年，赴童子试，但未被录取。之后，他在长沙白茆堂求学，准备下次再去赴试。此间学习做八股文甚勤。十七岁时，又去参加童子试，结果还是没有考上。

在这段时间，他买到了一部戴东原《孟子正义疏证》，读后颇有收获。他说：“在醉心于言井田，不仅日讽育之而已，而且手抄一通，置于随身枕函。”^①可见其求学之心非常迫切。继而，又读了曾国藩为《欧阳生文集》写的“序言”，感到近代文艺极为丰富，不胜向慕之至。这篇文章是曾国藩为老朋友的儿子欧阳生（名勋字子和，晚辈故以生名之）所写。该生为江西姚鼐的再传弟子，宗桐城师法，甚有才华。曾赞评其文曰：“其文若诗。”并谓：“余不闻桐城诸老声咳，久矣！观生之为，则岂真是音而已！”桐城派文章讲究义理、考据、词章三者不可偏废，故士钊读后赞不绝口，对如何做好文章，在少年时代就开始注意到了。

这年母亲去世后，士钊为生活所迫到一刘姓亲戚家教儿童读书识字，在此住了两年半，不幸家中闹出了一桩事，故而中途告辞回乡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：他有个弟弟那年十四岁了，在城里一新开办的学校里读书，因犯校规被学校处罚而退学，士钊闻此噩耗为之大恐，于是领着弟弟一起回家，家中老幼见此情形，甚为忧虑。之后士钊便在家里一边自学，一边教弟弟读书。失去薪俸收入，生活自然要艰苦一些，但他却不在意，仍然是困学不倦，每天苦读至深夜，对这样生活，后来他回忆说：“……辞俸食家蔬。茹苦吾不悔，勤勤课弟书。未晓挑灯读，夜深犹喁喁。教学起有功，一日千丈趋。”^②

士钊自退教回家，在困难环境中孜孜不倦地苦读，天长日久终于把身体弄垮了。有一天，早起忽然口吐鲜血，把全家给吓坏了。特别是他大姐伤心地哭着对他说，你才回来不到半年，身体就变成这样面黄肌瘦，将来如何是好？于是劝他远行，到外面找点事做，这样换个环境可能会对身体有好处。

在姐姐的资助下，他携带着弟弟勤士，随着塾师张劭熙到了武昌。士钊

① 见于《柳文指要》1323页。

② 孤桐《示侄》：《国闻周报》5卷16期。（1928年）

此行原计划是要往南京方面去，但到了武昌后，长江封冻，船不能行，只得暂且留下再说。然而，时间越长，生活费用越紧张，最后陷入困境，非常狼狽。对此情景，他回忆说：“天涯两贫生，馆人日追租，欲赴四门学，往往生齟齬。日暮寒风起，相抱呼呜呜！”^①

在此困苦情况下，他的老师张劭熙帮了大忙，为他在朱启钤家找到了一个“童子师”的工作，于是兄弟俩的生活才又有了着落。说来也凑巧，这位姓朱的原是在北京做大官的人，籍贯在贵州紫江，回乡探亲完毕正要返回北京做事，不料到了武昌因长江封冻而滞留，故有此机遇，请士钊到他家教其子女读书。用什么书做教本呢？他身边带着在长沙买到的那部永州刻的《柳宗元文集》，于是就用它做教材，每天到朱家教小孩读书写字，生活暂时安定了。

在此期间，他一度寄读于两湖书院，在学生宿舍与黄兴认识，后来成为莫逆之交，共同组织华兴会，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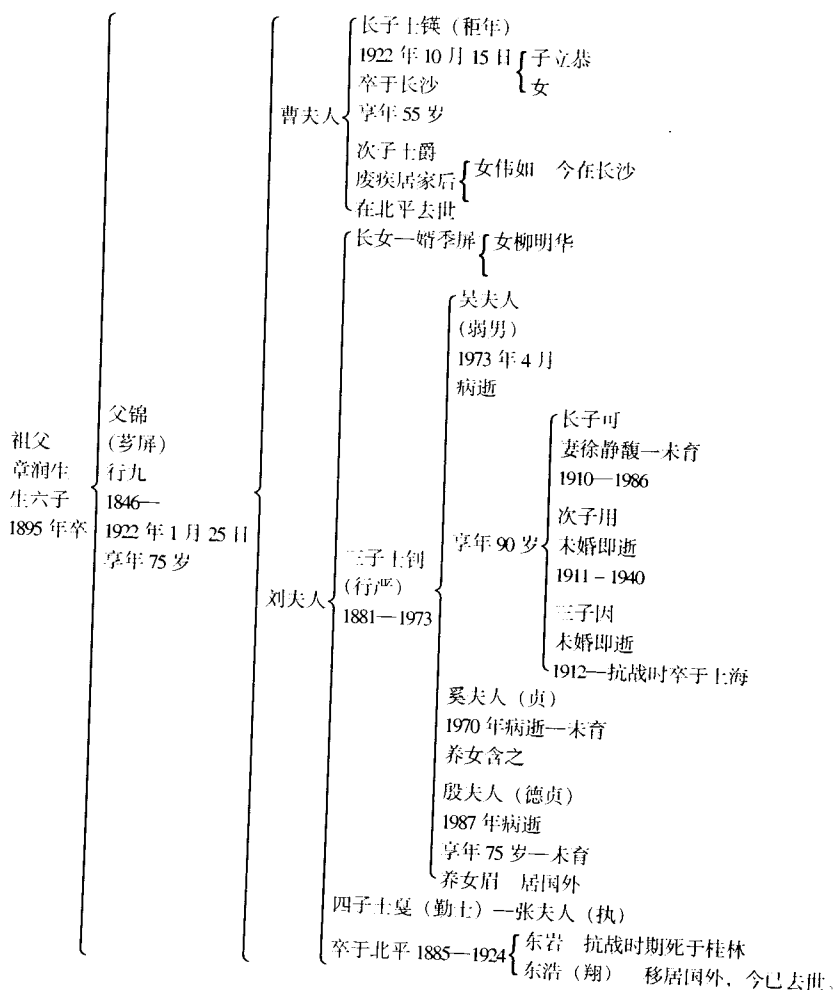
次年（1902）阳春三月，长江解冻，朱家乘船北上，士钊兄弟生活又处于困境之中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这时他妹妹与其丈夫来到武昌，彼此见面，又悲又喜。后来妹妹拿出钱来帮兄弟二人买船票，并给了一些盘缠，这样他俩才得以顺江东下。

到南京后，士钊携弟同去投考江南陆师学堂。此校为官家所办，完全公费，培养军事人才。考试时作文题为《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》。士钊作文时，引用柳宗元《敌戒》一文中所说的“皆知敌之仇，而不知为益之尤；皆知敌之害，而不知为利之大”的道理，结合物理学上“向心与离心”二力的作用，及正言若反的常识，以两小时写数千字交卷。事后甚得该校总办俞明震之激赏。结果兄弟俩都被录取了，也达到了他们离家出走时“杖策下三吴”的求学志向。

① 孤桐《示侄》：《国闻周报》5卷16期。（1928年）

章士钊传

章士钊家世简表



2 陆师学堂闹学潮

章士钊入学后，开始认识了赵声（字伯先）。他说：“伯先其人文章风义，冠绝于堂；愚性和易，而伯先豪纵，性反而爱至。”二人性格虽异，但思想认识都是一致，故成莫逆之交。后来参加反清革命，赵声写《保国歌》，章为之刊印数十万份，分发给长江上下域，激励士卒和民众，对革命作出了贡献。

江南陆师学堂，是清朝两江总督张之洞于 1896 年在南京设立的。这所学校仿照德国军事学校办学，培养陆战军事人才，除中国教习外，延聘德国教习五人；分步兵、骑兵、炮兵、工兵科，其中特别重视

炮科。学习内容为兵法、行阵、地理、测量、绘图、外文等。学习期满二年后，再学习炮法一年。

章士钊等人入学后，他们对该校的教师与学生都是满心欢喜的，谁知好景不长，入学不到两个星期，即在3月5日上课时，发生了教师压制学生的事件，结果演变成一次不可调和的“学潮”。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：当日德国教习讲授军器测试炮弹，有学生徐大纯询问此炮弹之名称及用于何种大炮，这是很正常的提问，没想到在场的刘翻译态度蛮横地训斥学生说：教官讲到哪里，就听到哪里，不准乱问。徐碰了个钉子，忍气吞声退了下来。这时学生正在围观炮弹，另一名学生胡滕走过来低声对徐说，此弹叫剖而试，但不知作何用。徐说，我也不知道。接着徐又向刘翻译请教，刘认为徐有意捣乱，恼羞成怒，大声呵斥徐、胡二人无理取闹，犯了堂规，旋即令徐退出。

徐大纯无可奈何，只好离开。出来后又被学监碰上，责备他擅自离开讲堂，应当记大过，并令其速速返回。徐只得回教室，结果又被德国教习狠狠地盯了一眼，以示愤怒。翻译见此情景，依仗其势暴跳如雷，大声喝道：我的讲堂不容许有这样的学生，即命听差将徐拉出去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同班学生三十人都非常气愤，但碍于在讲堂上不便发作，上午一幕到此结束。

下午上操后，有张钟武等四位同学出后门散步，没想到后面有经理员尾随着，在学生出门后，他很快把门给锁上，随即报告院监、汉文教习马晋羲。马赶至大厅等候，不久四位学生从大门回来，他暗中记下名单，不动声色地走了。因堂规内有学生无故不得出大门一步的规定，所以当晚他集合学生指名大骂。张钟武等不服，据理申辩，说学生有过自有堂规，为何辱骂学生。院监马晋羲理屈词穷不能答对，而另一名经理员滕壁在一旁却十分凶悍，厉声说道，今年非比往年，奉总督之命要“整顿学堂”。并警告说：今年无所谓记过，尔等自己衡量是否能继续留校，当自谋之，何必等到最后甄别之期呢？接着又提起徐大纯已犯堂规，决不姑息，等等。徐在旁当场问道，请问大纯犯何堂规？滕不能答。大纯又追问了一句，滕感到有失体面，大声喝道：无论犯与未犯，总办既然革退你，你有何话讲。徐又理直气壮地

申辩道：上午刘翻译请总办逐大纯事有之，但并非是总办革退我，而是我自请告退，不愿在此像奴隶似的学习了。滕闻此奴隶二字，知内中有隐情，气不能申，即令听差将大纯行李及人，立刻推出学堂。

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在场学生忍无可忍，此刻见听差来拉大纯，势已成强弩之箭，万无不发之理，于是学生中林力山首先站出来抗议，大声呼道：不能用对付盗贼的办法来对待学生。听差闻声不敢动手，滕等见势不妙赶快回去率领卫兵来拉大纯。学生一齐拥上，同仇敌忾，大家大声喊打！滕等见来势凶猛，不敢抵挡，旋即遁去。

之后，学生聚议，推选代表数人出外演说，略谓：“吾辈服国民之义务，奔国民之首途，何等关系，而今食蛮寝野，任此辈鱼肉至此，将来恐求一完全之奴隶而不可得，既不自爱，何以爱国。”^①并约定明日请总办到校听取学生意见，要求总办开除翻译刘维骥、院监马晋羲、经理滕壁、帮教李勋四人。若不同意，全班只好退学。

次日总办俞明震来到学堂，但不与学生见面，而是去与院监等人预谋对付学生的办法，旋即吹号召集学生，院监讲话，宣称此次要请洋教习来处理。这时章士钊之弟章士戛站出来说，此事与洋教习没有关系，我们要求一定要见总办表达我们的意见。过了一会儿，总办到场了。问：“尔等何事聚众？”林懿均道：“学生以公愤有所请，聚众不敢。”总办连声说：“此非聚众而何？此非聚众而何？此事果谁为首者？”学生齐声道：“事属公愤，无分首从。”总办又问：“然则何为？”于是双方向总办申述理由。然而总办心中已有陈见，愤指学生说：你们上讲堂，有事以后再说。学生到讲堂，却被文案肖某教训了一番，宣称：你们种种不安分行为，同徐大纯一样也需要用卫兵来把你们拉出去。学生听了非常气愤，众口一词大呼：你是什么样人，竟敢侮辱学生。其声震屋角。肖某见此情形悄悄溜了，总办也随之而去。之后学生派代表去见总办，总办拒不接见。学生到此也无法可想，于是

① 《苏报》1903年3月27日。

大家联名表示要求退学，签名者如下：

章士钊、林懿均、张钟武、黄宗邠、陶懋榛、吴莘、邵恩绶、
周维瀚、卢会芳、张冠羸、黄福绵等三十一人。

这份名单呈上后，总办认为多系胁从者，为了分散学生力量，决定开除章士钊、林懿均、张钟武、黄宗邠四人以平息此事件。然而事态的发展却相反，布告贴出后，学生见此处置，越发不满，退学意志更加坚决，于是三十一个学生坚定不移地一个跟着一个，走出了陆师学堂。当他们离开时，还走访了各教习，向他们告别，表示了学生应有的礼貌。

章士钊本不在被开除之列，但他弟弟章士钺是这次事件的带头人，因此他也参加了退学行列，且是其中的领队者，下面是他对这次事件由来的回忆，略谓：“（徐）子热名大纯，光绪季年，与愚亡弟勤士（士钺）同隶江南陆师学堂为学生。其人狷急好文学，多出位之思，因与堂规不习，屡遭戒饬，勤士联同级生右之，迁于长教，乃大决裂，生是退学者四十人，愚率之至沪，与爱国学社合。”^①

从上所述，这次事件的爆发似乎太突然了，其实不然。从该校对学生之严厉与专制等方面来看，学潮是早晚要发生的。这可从它的堂规上看起来，如学生见总办称大人，见稽查、支应、文案、各公仆皆称老师。自总办至稽查等仆，皆屈膝请安，若学生有过则责打手心。不准阅读《新民丛报》等新书报；除功课外只阅读《通鉴》之类古籍。以上完全违背时代潮流，毫无生气，自然要受到学生的反对。

在此之前，上海南洋公学已发生过退学风潮，有二百名学生因忍受不了校方的压制愤而集体退学，与当时的中国教育会结合另设立了一“爱国学社”。南洋公学的退学风潮，对陆师学堂的学潮是有很大影响力的。在这种

^① 孤桐《书徐子热遗稿后》：《甲寅》1卷32号7页。（1925年）